



歷史與空間

■ 朱文興

濟南瀟灑似江南

「江南好，風景舊曾諳；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。能不憶江南？」唐代詩人白居易的《憶江南三首》，把江南的水光春色，描繪得如詩似畫，躍然眼前。

江南美，美在江南的水。江南是水鄉，水的故鄉就是我的故鄉。美不美，家鄉的水。我大學畢業離開長江口的故鄉，來到黃河邊的濟南，已近半個世紀了，江南的水依然使我思念綿綿，怦然心動，親切無比。故鄉江南，河流縱橫，湖塘密佈，是有名的水鄉澤國。一條條河流環繞在一個個村子的周圍，穿行於一片片廣袤的綠野之中。江南的水來自於大江大海的潮起潮湧，小河裡的水每天都隨着長江口的潮起潮落而漲漲落落。江南的水更來自於江南的雨，不雨不江南，人間四月天，更是春雨霏霏，浙浙瀝瀝，如輕紗霧縠，水汽氤氳，滋潤着江南的風風水靈潤澤，風姿綽約。江南的水哺育了如水的江南，使江南的四季都蔥鬱潤澤，如詩似畫。

那麼，江北有沒有像江南那樣秀美的地方呢？早在783年前的一個夏天，金代大詩人元好問第二次從山西忻州來到水波盪盪、荷花盛開的泉城，被瀟灑似江南的濟南山水風光所吸引，一連住了二十多天，天天徜徉於湖光山色之中，寫下了詠濟詩歌十五首。在《濟南雜詩》中，元好問以「日日扁舟藕花裡，有心長作濟南人」、「羨殺濟南山水好，幾時真作卷中人」的詩句，表達了對濟南山水的由衷讚美和對濟南生活的熱切嚮往。北宋著名文學家、江西詩派的領軍人物黃庭堅，更寫下「濟南瀟灑似江南」的傳世名句。

濟南的水清澈。除五龍潭的水因太深而見不到底以外，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、百脈泉、護城河的水都是清澈見底的。濟南的水之所以特別清澈，是由濟南周圍獨特的地質地貌所形成的。濟南南依泰山、北臨黃河，地勢南高北低，來自泰山山脈的水滲到地下後，順勢北下，經過石灰岩地層裂隙的過濾，到黃河南岸被堅硬不透水的輝長岩體堵截，地下水位慢

慢升高，在低窪的濟南老城區形成壓力水頭而噴湧出來，造就了一個個名泉；泉水流進護城河，匯入大明湖，這樣的泉、河、湖，水中不帶泥土，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，使濟南的水得天獨厚地清澈。

濟南的水靈動。濟南的水，不僅有潺潺流淌，更有噴湧的豪放、珠璣般的逸韻。趵突泉的三股水噴湧時，「雲霧潤蒸華不注，波濤聲震大明湖」；黑虎泉的水從3隻石雕虎嘴中噴湧而出時，有一種黑虎嘯月的磅礴氣勢；珍珠泉和百脈泉的水，如同串串水泡，從泉池底部冒出來，正像清代學者王昶所描述的那樣，「泉從沙際出，忽聚忽散，忽斷忽續，忽急忽緩，日映之，大者為珠，小者為璣，皆自底以達於面。」從泉池底部冒出的珍珠水泡，是濟南的水特有的一種靈動，因而更加多姿多彩，水質也更甘甜，我在江南的親友看了濟南的泉水後無不感慨，「五嶽歸來不看山，濟南歸來不看水。」

濟南的水親民。濟南的泉水不僅在趵突泉、五龍潭等公園裡，更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。沿着柳枝裊娜的護城河漫步，經過黑虎泉、白石泉、九女泉等一個個名泉，小河流水石拱橋的水鄉風情令我有一種親切感。在黑虎泉，無論早晚，總有市民在泉池邊接水，然後拎着灌滿泉水的大桶小桶回家，這是濟南的泉水與市民的人居環境和諧融合的生動寫照！這美，是濟南泉美、水美的水韻之美，也是泉水滋養出的濟南市民的日常生活之美。濟南的水親民，還體現在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」的市井風情中。碧玉泉等名泉，就在西更道曲水亭街枕河而居的市民家裡；芙蓉街西側藏在一個居民四合院裡的芙蓉泉，街以泉名，因泉聞名，成為濟南老城區最有名氣、人氣最旺的老街巷。生活，因泉水而更有情調；城市，因泉水而更加宜居。泉水已經深深地融入濟南人的血脈中。

濟南的泉水多。城中有泉水的不只是濟南，然而一座城市擁有如此眾多泉水而且大都集中在老城區內的，卻唯有濟南。元代著名文學



濟南的瀟灑也體現在水文化和泉文化上。

家、地方志編纂家于欽在《齊乘》一書中寫道「濟南山水甲齊魯，泉甲天下。蓋他郡有泉一二數，此獨以百計」。形成了「清泉石上流」的雋永和風雅。濟南的水不僅在泉池中，更在河流、水庫和濕地中。黃河、小清河兩條大河從濟南流過，浩浩蕩蕩，直奔大海；四十多個水庫密佈全市，如南部的臥虎山水庫、錦繡川水庫、高而水庫、黃巢水庫，東部的百丈崖水庫、垛莊水庫、狼貓山水庫、漿水泉水庫，黃河北的鵲山水庫，玉清湖水庫，西部的武莊水庫、長清湖水庫等，都深如碧潭，清如明鏡，山在水邊上，水在山間流，風光比水鄉澤國的江南更旖旎。垛莊的百丈崖水庫，還有「江北小桂林」之美譽。濟西濕地、玫瑰湖濕地和白雲湖濕地更似醉美水鄉，水墨江南風情萬種。

濟南的瀟灑更在水文化泉文化上。清澈、靈動、甘冽的泉水，滋潤了濟南，養活了一方勤勞淳樸的百姓，更給這座千年古城帶來了數不盡的風情，說不清的意蘊。泉水養育名士，有「濟南二安」美譽的李清照、辛棄疾，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重要地位；泉水吸引名士，詩仙李白、詩聖杜甫等域外名人為濟南的山水所吸引，或泛舟大明湖鵲山湖，或登華華不注，留下「濟南名士多」的千古佳句。足見濟南水文化泉文化的底蘊是多麼深厚！曾任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三年的元代著名書畫家、大詩人趙孟頫，卸任回到故鄉太湖南岸的吳興縣後，依然對瀟灑似江南的濟南山水情有獨鍾，畫了一幅《鵲華秋色圖》，成為傳世佳作，至今仍保存在台灣故宮博物院。泉水得名士品題，輝耀水湄，聲名益彰；名士得泉水滋潤，心神怡悅，翰章飛灑。文人名士與名泉水色相互吸引，璀璨映照，珠聯璧合。濟南與江南一樣，是歷代文人墨客遊覽雅集、吟詩賦詞、揮毫潑墨的風水寶地！

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花箋出局與打茶圍

話說第13任港督彌敦（Matthew Nathan）於1904年7月抵港，剛好水坑口街妓寨被大火夷平，他遂下令妓寨俱遷至石塘咀，此地遂淪為集黃賭毒於一身的紅燈區；當時石塘咀就有數百間妓院，大寨70多家，阿姑近2,000人，酒樓40家，因而依靠妓院維生者接近5萬人，此所以就有「塘西風月」之稱；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商談生意而要顯豪氣就得到塘西開局，以花箋召喚阿姑相陪。

按照其時的規矩，阿姑接到花紙才叫出應召，名為「出局」；每票為一元；紅牌阿姑一晚則要出局多次，淺酌一杯即抽身回到房間；有些阿姑會坐在尋芳客後邊，代為斟酒，此外，又有所謂挾魚翅費及出手巾費，俱為打賞小費的名目；如欲阿姑下次再赴宴就得打賞了——少則十元，多則幾十元，有時動輒上百元；其時的掌櫃月入只不過四十至五十元；一席花筵大約三十到四十元，此筆錢就已足夠宴請八到十人了。

那是一個豪氣的年代，遂要求阿姑猜、飲、唱、貌俱佳，惹來名人雅士、商賈政要尋芳客的傾慕，當然有其優厚條件；尋芳客前往妓院旨在與妓女把酒言歡，且聽聽她們鶯歌燕語，調笑取樂，打情罵俏一番，對尋芳客而言，此即為塘西風月的魅力所在了。

尋芳客先在酒樓竹戰完畢，抽罷大煙，開席前才匆匆遣豆粉水飛箋傳妓，以點綴筵席的氣氛；紅牌阿姑豈可隨傳隨到？一眾尋芳客邊吃邊等，阿姑約一個小時後才施然而

至；手持局票，上面寫有叫局者的名字，阿姑對名入座而為恩客倒酒，然後遞上毛巾，餵食鮑魚、魚翅，席間觥籌交錯，當各人意猶未盡之際，幾位阿姑突然說道，另有票局，先行告退，恩客即付鈔打賞；若為時尚早，即再找豆粉仔飛箋往另一妓院，補請幾位阿姑赴宴。

如是者一連幾晚，若然尋芳客看中其中一位阿姑，按當時塘西的規則，若要達至此一目標，首先要到阿姑所屬妓院「擺寨廳」，以表示對此名阿姑有意思；每座大寨俱設有廳堂，當客人經過幾次飛箋傳妓之後，對阿姑展開追求，使得「擺寨廳」，在此大灑銀兩，送上寫有阿姑芳名的花牌，以示對她捧場；入門之際，寨內打雜與侍應俱大聲呼叫「某少駕到」。

每一層的阿姑俱隨聲傳呼，擺寨廳亦有規有矩，比如宴請一席，需呼召此妓院阿姑32名，兩席則為64名，如此類推；廳堂則設有警局，即由樂師伴奏助興，一般先奏六國大封相，取其熱鬧意頭；那場景有多富麗堂皇而風流旖旎，今人或僅可憑空想像了，试想幾十名花枝招展而燕瘦環肥的阿姑，在席間穿梭往來，情景有如一幅幅人肉屏風，實在蔚為奇觀。

尋芳客之追求阿姑，僅為發乎情而止乎禮，不過聽她唱罷一曲，講幾句甜蜜話，待召喚多次以後，再經過幾回擺廳，才有資格應邀走入阿姑的房間小坐，期間互傾心事，那就稱之為「打水圍」或「打茶圍」。

■ 吳翼民



豆棚閒話

沉默的咖啡師

法只能跟着老師的示範舞動。

看她們舞得中規中矩，舞出了規定情景和感情色彩，我相信，此時若無老師示範，她們也能舞得整齊、舞出神韻來的，一如聞名遐邇的「千手觀音」那樣，完全進入了舞蹈藝術的境界，還需要照樣模仿麼？相反，我平時看過許多正常人的舞蹈，即使舞者耳聰目明，任着性子反而失去了舞蹈的齊嶄和韻味。

由是我相信這些「沉默的咖啡師」在店堂裡肯定也是個個服務得周到、服務出一般的水準，與許她們調製出的咖啡也風味濃郁呢。我已萌生了去她們咖啡店欣賞她們服務藝術的念頭，我想，以往在國內外多次領略咖啡店優雅的氛圍，想必「沉默的咖啡師」營造的氛圍更加有特色風味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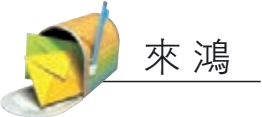
同時參加殘疾人文藝匯演的，還有缺胳膊少腿的肢體殘疾人演出的小品、失明人的歌唱和樂器演奏、智障者的表演唱……想不到這些殘疾人個個鉤着勁兒把節目演繹得讓人

吃驚的精彩，本是他們的殘缺，卻偏偏在殘缺處分外用心、分外出彩。比方有個盲人男聲小組唱，上台時有人牽引着魚貫而入，一俟進入境界，他們放開了、發揮自如，不僅聲音圓潤，好像一個個還雙眼含情呢。我不禁為之動容。

殘疾人因殘疾而不幸，也常常因殘疾而出彩，朋友中有位畫家早年聾啞，因聾啞而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為丹青事，現在成了爐火純青的知名畫家；又有位盲人，雙眼不見花花世界，一心鑽研楹聯創作，連年央視元宵徵聯，他都能脫穎而出，名列其中。

說得再大一點，周信芳嗓門有點沙啞，卻由沙啞而創造了特殊的韻味，再加上其身段的蒼勁古樸，遂形成了京劇流派中最有名的「麒派」；往小處和俗處說的話，蘇州有個知名小吃「啞巴生煎」，就因為啞巴不聽局外話，一心只做小生煎，永不變態萬變，他的生煎饅頭反而守住了傳統的味道，為人們所歡迎，成為地方名點。

■ 趙東晴



來鴻

勝利的明月

很早就聽說過東江縱隊，但得知擅長文藝片的許鞍華導演要拍這個帶有主旋律色彩的故事，而且是關於東江縱隊護送滯留在港的愛國文人返回內地的故事，我很好奇會有怎樣的呈現。如果以為這部名為《明月幾時有》的電影裡會有護送途中的驚心動魄和槍林彈雨，那真是天大的誤會，因為電影進行到三分之一的時候護送就結束了，而且顯得波瀾不驚，但只要看下去就會發現，許鞍華不愧是許鞍華。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把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等5個大獎都頒給這部電影，的確實至名歸。

雖然和許鞍華過往的電影相似，《明月幾時有》也有散文化的傾向，但故事主線其實很清楚。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，電影講的是方蘭從一個小學語文教師成長為革命者的故事。除了方蘭，電影裡還有劉黑仔、方蘭母親方伯母等其他許多人物，但這並非岔題，因為人是生活在社會裡的，方蘭回應劉黑仔的稱謂時說——「環境會改變人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現在這樣子的」，這些人都是社會的一部分，引領和見證了方蘭的成長。

最能說明一個人成長的一定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特別是需要在自己最心愛的人或事上作取捨的事情。因為這往往關乎切膚之痛，比經歷槍林彈雨要沉重得多。當方伯母因為遞送情報而被日本憲兵隊關押後，方蘭和劉黑仔一起去刺探情況，最後方蘭主動放棄營救。有評論說這是「反高潮」，似乎營救或者不營救都可以，導演選擇不營救是刻意為之。但傷感和傷痛絕不是一回事，故事的發展也有其自身邏輯。憲兵隊總部是日

本人駐紮的核心區，守衛森嚴，方蘭母親身上的情報是極為重要的地圖，日本人更不會輕易放過。一旦要營救，必然是一場硬仗，而且絕對沒有把握。更嚴重的是，正如方蘭所說，「萬一出事了，市區中隊和短槍隊，就都沒有了」。從得知母親被抓到設法營救再到主動放棄營救，飾演方蘭的周迅，每一個表情都絲絲入扣，直抓人心，這種成長帶來的痛苦也是痛徹心扉。

這種痛苦之所以成立，也建立在對「特別自私，愛面子，顧自己，可是心腸好」的方伯母的出色刻畫上。影片一開始，她試圖用兩塊糕點說服茅盾夫婦續租，結果並不成功，直接就把糕點拿回來了，其實她珍藏的糕點總共也就三塊而已。方伯母最後死都不說自己認識一同被抓的阿四，我認為有兩個原因：一是母性，二是不連累別人的性格。對於第二點，電影裡有一處看似閒筆，但我認為對方伯母的選擇起到了助推作用。那就是她代替阿四去伍記藥店取東西，藥店老闆讓她到後面去等，那裡躺着好幾位受傷待醫治的革命者。因為正視過淋漓的鮮血，方伯母才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犧牲，體現了在那樣一個國難當頭的時代，哪怕是尋常百姓，在渺小中都可以折射出令人肅然起敬的偉大。

類似的閒筆還有很多。比如電影裡關於搜查的戲有三場，方蘭一場，方伯母兩場，方伯母就是因為第二次搜查不過關而被日本人抓了。前兩場是中國人查中國人，最後一場則是印度人查中國人。這也為方蘭所說「不是所有人都是現在這樣子的」，提供了一個新鮮的註腳——亂世裡有些中國人選擇了委

曲求全，但在盡可能的範圍內，他們仍會照顧同胞，這是異國人做不到的。這些點滴，並不意在「歌頌」，但的確創造出了一種「認可」，並讓人看到希望。

影片最後，劉黑仔向方蘭告別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打從我第一天加入短槍隊，就沒有想過活著出來。」雖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，但是電影哪怕再驚心動魄，主角都不會死，如何讓主角一路活下來，又能讓觀眾體會到這種生死不路活，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。這就說到了劉黑仔和戰友為運送槍火、喬裝成送父親回鄉下下葬的一場戲。戰友們一時放鬆警惕互相說笑，讓路邊的漢奸產生了懷疑。前腳才殺了漢奸，後腳日本的隊伍就到了。恰恰也正是有了漢奸做了替死鬼，原本藏在草蓆巷裡的槍火才沒有被日本兵發現。這場戲畫面明快，甚至還有些幽默，但其實是命懸一線。劉黑仔把漢奸的屍體抬到路邊草叢後說了一句：很快就見面了。誰和誰見面，在哪兒面？「從沒有想過活著出來」，絕不是說說而已。

方蘭和劉黑仔約定勝利後見，但就好像方蘭沒能和方伯母「勝利後見」，方蘭和劉黑仔的這一別也是永別。根據資料，日本投降後的1946年5月1日，劉黑仔在南雄縣界址圩調解民事糾紛時，遭國民黨軍包圍，在突圍時不幸大腿中彈，後染上破傷風而犧牲，年僅27歲。方蘭先後在香港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，建國後回到廣東工作，並於1998年去世。這是後話。電影裡，隨着劉黑仔的行船遠去，遠去的山影逐漸清晰，忽地，太平山下現代燈光亮了起來，海上生明月。



詩詞偶拾

■ 俞慧軍

相遇

生命是一場緣來緣往的相遇
相遇在流光溢彩繁花似錦的人間
無法重來的時光
無法複製的情緣
偶爾的相遇
是一朵盛開在生命之門的禪花
漸行漸遠的桑梓地
灑滿花香衣袖的陽光
期待柔情似水的重逢
讓回歸寧靜的生命存儲念想
願人間高尚的靈魂幸福皈依

遠行
前路漫漫
遠行，總有心儀的指向
與地點無關
與內容無關
甚至與旅途抵達的憧憬無關
只與遠行的心在某一瞬間的感動有關
芸芸衆生
心靈偶爾會蒙塵
而每一次虔誠的遠行
就是一次次心靈的洗滌
就像趕赴一場場菩提花開的修行



浮城誌

■ 星池

高傲鐵閘

接近凌晨，特別寧靜。我這道堅固的鐵閘，守候了半天，終於等到主人回來。他隨手把我關上，即令我發出一聲巨響，擊破四周的寂靜。一身亮麗銀色的我，多麼驕傲，在此樓層的十多戶鐵閘中，唯獨我能製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聲音。

不得不說，在我對面是一道流水弧形設計的鐵閘，給我一種柔美但軟弱的感覺，與其主人非常合襯。每當對面的男戶主外出，也會小心翼翼地關鐵閘，僅僅出現微細聲音，令我有點莫名其妙，他何不爽快用力關門？記得某天，他與女友一起出門，突然響起驚天動地的鐵閘聲，絕對及得上我的主人。他連忙說：「錯手太大力關門，幸好天還未黑。」女方答道：「對！關門聲音太大，確實會騷擾到鄰居。尤其夜闌人靜的時候，好似對面……」二人一邊說一邊離去，我再聽不到他們之後的對話。我不明白，他們何解要如此辛苦克制，減去鐵閘的威風。

每家每戶，皆有鐵閘，款式色調相

近，依據不同人的使用，一道鐵閘也能發出或剛或柔或大或小的聲音。近來，我有點鬱悶，並非因為風暴來臨，驟雨不斷，而是主人邀請了一名女士搬進來居住，她每次出入，也輕輕關鐵閘，使我顯得極端無力，只可製造軟弱的聲音。我絕對沒有歧視女性的想法，因為主人的母親偶然到訪，她卻能發揮我的雄亮聲音，響徹整個樓層，使我極端自豪，堅信沒有鐵閘能及得上我。

又來到一個靜謐的夜晚，悄悄聽到主人歸來的腳步聲，他果然沒有令我失望，他大力一拉，結果誰也聽到我那震撼人心的巨響，誰亦知道我的主人回家了。一會兒後，我瞧見大廈管理員來到面前，門鈴奏起音樂，主人出來應門，我傾聽他們談及我一直以來那些了不起的事跡。管理員說：「近來不少住戶向我們投訴，你們關鐵閘的聲音過大……」原來真的有很多住戶留意我的舉動，聽到我那無與倫比的聲音，這一切，怎不叫我感到「自滿」？